

从台湾八烟聚落到福建联合梯田

——基于集体记忆的农耕文化转译设计机制研究

陈口丹, 陈志元, 郑 艳

(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 福州 350715)

摘要:通过对农耕文化进行适时适当的在地转译,台湾八烟聚落从一个人口空心化严重、经济衰败的小山村成功地复育为生产、生活、生态共融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其成功经验对拥有相似生态环境及农耕文化的福建联合梯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重点分析了台湾八烟聚落如何运用集体记忆理论对当地的农耕文化进行有效转译以实现乡村景观新面貌的过程,探讨了台湾实践模式对福建联合梯田乃至当前乡村开发的启示,同时阐明了设计介入对农耕文化永续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集体记忆;农耕文化;八烟聚落;福建联合梯田

中图分类号:C931.2;TU9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3-0096-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3.019

From Taiwan Bayan Settlement to Fujian Lianhe Terrace: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ing Mechanism of Farming Culture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CHEN Kou-dan, CHEN Zhi-yuan, ZHENG Yan

(Jinsha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71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imely and 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of farming culture, Bayan settlement in Taiwan Province has successfully become a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its co-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which was once a small mountain village with seriously shrinking population and declining economy. Th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has a certain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Lianhe terrace in Fujian Province because of their simila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arming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ays and the process of Bayan settlement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 local farming culture to a new rural landscape by us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e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ractice in Taiwan on Lianhe terrace and even on the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Meanwhile,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interven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culture is elaborated.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farming culture; Bayan settlement; Lianhe terrace in Fujian Province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联重点项目(FJ2018MGCA037);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FJ2018C083);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应用型课程建设项目(yz190603)

作者简介:陈口丹(1985—),女,福建福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业生态景观和乡村聚落设计研究。

0 引言

八烟聚落位于台湾阳明山森林公园内,此地乡民利用南高北低的地势开垦山地,形成较大规模的稻作梯田景观,因地理位置偏僻,反而保存下较为完整的农耕文化。但前些年由于传统农业耕作效益低,人口流失严重,常住的二十余人均为古稀老人,整个村落面临着消亡境遇。2008年在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的介入下,采用唤起集体记忆的方式,对农耕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再现与转译设计实践,重塑了乡村景观新面貌,并实现了“三生一体”永续发展的良好愿景。福建素来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可直接耕作的土地非常有限,古人充分利用山地开垦梯田,造就了稻作梯田的农业文化景观。其中以尤溪联合镇的梯田规模最大,10 700多亩梯田呈现出壮丽瑰奇的农业景象,并形成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独特农耕文化。台湾八烟聚落基于集体记忆的农耕文化转译设计方式,以及结合当地产业、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共生系统,对于福建联合梯田的农耕文化设计开发具有一定的启示及借鉴作用。

农耕文化主要源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本质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去适应自然环境并改造自然环境的重要手段。美国生态人类学斯图尔特(J·Steward)从研究人类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出发,探讨人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适应性,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差异性的文化群落,自然环境是影响特定文化群落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1]。农耕文化根植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就两者的关联性而言,农耕文化很大一部分是从自然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自然环境对农耕文化的影响远超其他方面的因素。农耕文化涵盖世代承袭的农作方式、农作环境、农作器具及与之相适应的习俗与信仰,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农耕行为已经式微,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文化也因失去赖以传承的媒介而逐渐消逝。因此,台湾八烟聚落在将农耕文化转译为外在设计产物的实践中,以朴门永续设计生态观为指导,通过挖掘显性及隐性的农耕文化价值,并藉由集体记忆理

论有效实现农耕文化的传承。

1 理论源起

20世纪初,许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将研究视线转向记忆,心理学家倾向于将记忆视作个体认知的心理过程,而人类学家则认为个人记忆是社会诸多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个体不具备完全的自主性,记忆及遗忘都是现实社会价值的体现^[2]。借着记忆的研究,“集体记忆”也应运而生,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是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先驱者,Halbwachs认为“记忆”是“集体”的,具有社会属性,集体记忆则是指一个群体用来维持、发展与传递他们对过去经验的共同印象的能力、过程与结果以及其所参加的活动,是各个群体中的成员互动所生产的制度化的、规范的或传承下来的一系列关于过去社会的再现^[3]。

个体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当涉及的当事人都离开时,某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也会随之慢慢消逝,因此集体记忆不仅仅涉及到“记忆什么”的内容层面,更重要是在于如何唤起,使得原先支离破碎的记忆再次重现。由此可见,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与某一群体过往的经验相关。在台湾八烟聚落,大多数个体的记忆是关于农业生活、生产方面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农耕文化的体现,需要借助特定的载体才能得以重现。重现的前提是要唤起过去的集体记忆并对其进行梳理,通过恰当的设计方式转译为与集体记忆主题相关的象征性实体或活动,进一步强化群体的集体记忆,最终实现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

2 农耕文化集体记忆的叙事模式

唤起过去的集体记忆依赖特定的叙事模式,需要借助与集体记忆相关的媒介来实现,通常为文字或是图像。台湾八烟聚落在集体记忆的叙事模式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在进驻八烟聚落之初遇到乡民冷眼旁观、缺乏参与兴趣的状况,为解决这一矛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搜集了一些与当地农业

生产、生活相关的图文资料,采取半结构式的方式与当地居民聊天,通过回忆过往经历,唤起不同个体的集体记忆。半结构谈话方式主要预设了与农耕文化相关的集体体验,在谈话中引导对方说出自己的认知与感受,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再现自我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生活状态的差异,会导致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但这种差异实际上丰富了集体记忆转译形式的多样性。前期对八烟聚落的访谈工作收集到许多关于农耕文化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唤起集体记忆工作的第一步,即唤起个体的集体记忆,但个体的经验要转化为当下群体共同的记忆,需要借助分享的方式来实现。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选择以分享会的方式将个体经验传达出去,把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并归纳出相关主题。分享会使得当地居民能够相互感知个体经验,有利于加强个体间的交流,最终实现集体记忆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通过分享会最终认定八烟聚落的生态价值为核心价值,而砌石、梯田、水资源则是八烟聚落核心价值的外化产物,接下来的设计转译工作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从社会的属性来看,集体记忆可分为个人生命历程记忆和历史性记忆。二者有相重叠部分,如果个体亲身经历过某个历史事件,那么他的生命历程记忆也涵盖了该事件的历史性记忆,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性记忆通常是通过具体记录而被当下群体所感知^[4]。个体的生命历程记忆可通过访谈、分享被重新梳理和感知,而获得历史性记忆的途径除了常规的记录之外,还可以借助节庆的方式来实现。绵延一千多年的福建联合梯田拥有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常常依托伏虎岩庙会、开耕节等民俗活动传达当地的农耕文化,从而发挥促进受众群体的情感体验进而转化为共同的集体记忆的作用。

3 打造集体记忆的空间剧本

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决定了记忆的唤起,需要营造符合过去经验的空间与时间模板,但时间无法停驻,空间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因此打造一种能够唤起集体记忆的剧本成为转译农耕文化的迫切需求,这种剧本需

要在特定的空间中重现历史图像,而重塑自然环境是打造空间剧本最直接的方式^[5]。在设计手法上,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秉承“微改造”的设计原则,采取“以线带面”的方式,率先修复传统水圳,通过“线形”的传统水圳串联起相关的“面”,即水梯田。

3.1 “以线带面”深化空间剧本属性

曾经的八烟聚落是地处偏远、自然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但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乡民纷纷出走以谋求更大的生存利益,这一现象导致大多数农田废耕,以往生机勃勃的农业景象不复存在,农耕文化失去滋养也逐渐萧条。基于复育农耕文化的考量,打造集体记忆空间剧本的首要举措就是对废弃的农田进行复耕。而八烟聚落复耕的前提是修复百年传统石砌水圳来灌溉稻田。修复水圳成为打造空间剧本、重塑自然环境的重要措施。但修复过程较为不易,主要是许多乡民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水泥水圳已经可以满足浇灌要求,无需再费心力去修复传统水圳。在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下,乡民们逐渐理解传统水圳不再局限于农业功能,就当下的发展境遇而言,水圳的文化属性与生态属性更容易引起关注。基金会为了实现高效修复,邀请本地乡民组成施工队伍,采用传统技法,使用本地火成岩作为主要修复材料修筑水圳。修复后的传统水圳砌筑结构优美,水圳上常常布满青苔,这一景象是许多乡民儿时对乡村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象之一。传统水圳不仅担负起生产、生活、生态多重功能,自身充满生机,而且给水梯田带来了活力,促成了乡村景观的活化,实现了“以线带面”激活整体景观系统的功效。此外,由于质地较为松散传统水圳成为许多生物的栖息地,重修水圳有利于生态保育。以往由于农药的使用,许多昆虫和其他一些小动物都消失了,但随着水圳的修复、环境的复苏,一些昆虫、小动物也逐渐回归,如今连绵的水梯田、水圳中潺潺的流水、跳跃的青蛙,孩童在水圳边欢跑的身影,这种空间剧本交织成乡村欢愉生活的场景,久久地萦绕在每个参与者的心里,激起大家对农耕文明的向往(图 1)。



图1 水圳中游憩的孩童

(来源: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

3.2 提高景观的耦合性——图像与内化记忆的印证

集体记忆包括记忆的概念与图像,概念是一种内化的象征意义,图像则是具体的场景,从景观的耦合度而言,所呈现的图像能否与个体内化的记忆印象相互印证是判断景观设计是否成功的重要体现,也是集体记忆发挥作用、实现图像有效输出的重要途径。修复后的石砌水圳和复耕的农田是一种具体的场景展现,也是图像现实意义的再现。集体记忆的转译设计不仅要再现过往场景,更需要唤起象征意义的概念。例如,八烟聚落水梯田中偶有散落的大石块,这是梯田在开垦过程中遗存下来的,不仅体现了先民适应自然环境、顺势而为的传统农耕文化精神,同时作为八烟聚落水梯田的特色,已内化成为当地乡民记忆的象征(图2)。因此在设计上继续保持原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突出大石块记忆的概念属性,在设计手法上通过水面的镜像原理,尽量常年将水梯田处于保水状态,以便更好地生成倒影,强化大石块的视觉印象和记忆中的印象点。

概念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物象传达精神的,设计中除了需要强化记忆的概念以外,还需要选择与概念相匹配的物象才能更好地转译当地的农耕文化。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在复耕水田时,第一年选择的转译物象是莲花,莲花有较强的观赏价值,这种选择更多是从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和观光角度考虑的。莲花盛开的场景也是一幅美丽的场景,但这一场景却与乡民们集体记忆中的场景产生了偏差,使得个



图2 梯田中的大石头

(来源:自摄)

体在输入图像时遇到障碍,无法完成记忆的内化处理,更遑论凝聚集体记忆的功能(图3)。因此经过第一年的摸索尝试后,从第二年开始水梯田重新种植水稻。水稻在八烟聚落历史悠久,八烟聚落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水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成就了八烟水稻的优良品质。以往由于人口外流、使用农药等因素,八烟水稻产量锐减,品质也无法得到保证,八烟水稻的名声日渐淡薄。重新决定种植水稻后,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优选良种,并运用有机耕作方式,采用传统农具精心示范耕作。成熟后的水稻所呈现的景观与当地乡民记忆中的场景高度契合,实现了图像与内化记忆的相互印证,提高了景观外像与内里的耦合度。



图3 与莲花相比较,水稻更契合乡民内化的集体印象

(来源:前者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后者自摄)

3.3 以活动“书写”空间剧本

农耕自然环境的复育为集体记忆搭建起重现的空间框架,但记忆并非是个体的单向输入,更多的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保存记忆、强化记忆。比如,参加同学聚会会让人回想起学生时

代的场景,正是在与拥有共同过去经验的同学的互动中,往昔的记忆被重新唤起^[6]。因此除为营造集体记忆搭建空间框架外,还需提供恰当的空间剧本开展活动,八烟聚落的农夫集市方案正是基于这一想法设计出来的。农夫集市以“小农耕作、绿色消费”为主题,与当地的农耕文化十分契合,人们在农夫集市的活动中重见以往共同经验的场景,实现了从农耕文化到空间剧本的现实转译。事实上活动可以引发行为,而行为则可以强化活动,突出活动主题,使参与的群体印象深刻。通过此类的活动不仅回顾过往经验,而过往经验衍生出的集体记忆在不断重复的活动中进一步强化,并增强该群体的凝聚力。福建联合梯田在活动策划设计中更多的是从宣传、经济效益角度出发,举办的活动也很多,但主要强调信息输出,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付大代价输出很多信息,而各方群体却不能有效吸收,因此,缺乏互动交流的信息不利于强化设计所要传达的文化主题。

恰当的空间剧本是营造集体记忆的必要条件,福建联合梯田从历史和规模等方面都远超台湾八烟聚落的水梯田,因此在打造集体记忆的空间剧本上福建联合梯田优势显著。目前福建联合梯田旅游开发运用的最纯熟的手段是摄影活动,规模壮观的梯田和富于变幻的景观面貌为摄影活动提供了良好环境条件。但摄影活动主要影响群体为摄影爱好者,受众较小,即便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但在如今资讯纷至沓来的信息社会,信息有效接收率相对较低,且摄影图片作为二维平面,传达的深度明显不够。总体而言,福建联合梯田发挥规模宏大的优势在摄影活动方面深挖潜力,方向正确,但仍需要后续活动进行深化,以确保更好地传达主题。

4 不同群体对呼唤集体记忆的响应

能够感知集体记忆并作出响应的群体一般都曾与当地环境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八烟聚落响应集体记忆的群体主要包括设计的介入者、当地乡民、返乡者以及外来的观光体验者等。响应群体都同处在一个空间剧本中,但不同群体对集体记忆的响应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设计介入者是最早以积极姿态响应集体记忆的群体,也是他们借助设计手法转译出相应的空间剧本。从最早介入的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到元智大学农村服务团,这些群体无一不表现出对乡村生活的热切向往。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副执行长邱铭源一直生活在都市中,但儿时在美浓的一段短暂乡村生活让他对农耕文化十分向往。邱铭源在回忆起这段儿时生活时说:“我在美浓乡村的生活每天就像一个野小孩一样,到处抓青蛙,去河里面跟水牛一起洗澡,生活过得非常快乐……,现在回想起来在美浓长大的这段生活经历成为我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正是这段儿时的记忆促成邱铭源带领基金会对八烟聚落进行设计改造。基金会对八烟聚落的改造最早是建立在设计介入者对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之上,但在改造过程中不断加入其他群体关于乡村、农耕印象的集体记忆,最终形成当地各个不同群体共同的集体记忆,这是一种演变的集体记忆,既有与传统印象相契合的集体记忆,也有体现当下社会发展现状的集体记忆^[7]。

虽然整个改造过程设计介入者这一群体活跃度最高,但就本质而言,当地乡民才是改造设计的真正主体,乡民对于呼唤集体记忆的正面响应程度是考量农耕文化是否成功转译的重要前提。八烟聚落从自给自足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到水田荒废,再到如今生机勃勃的场景,乡民的集体记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早期的半结构访谈中,很多乡民回忆起儿时在山间田头生活游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相对匮乏,但精神的滋养却一直存在,而如今面对荒废耕作的水田、日益恶化的环境深感无力。但随着改造设计的成功,乡民对共同经验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发展、保存,如今许多留守老人甚至觉得八烟聚落比以前更美、更富有生机。集体记忆在某一时期内是固定的,但放在漫长历史背景下,集体记忆又是变化的,过往的经验在当下通过设计被重新转译再现,而空间剧本的打造在强化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新的集体记忆,如此循环反复,记忆的主题不断被凸

显,进一步巩固了当地的文化特色。

由于人口空心化严重,乡村改造在早期阶段需要外来设计团体介入来引导发展方向,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在介入的前五年间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村落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外来团体,要实现永续经营还是需要当地乡民的共同努力。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出于淡出八烟、引导八烟自主发展的考虑,2012年12月,与台湾林务局共同协助,在八烟聚落成立了“新北市八烟三生发展协会”,虽然协会的多数成员还是来自基金会,但也吸引了两位当地外出打工的二代乡民。返乡者是促进八烟聚落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成年后离开家乡到都市谋生的,对于故乡的印象多停留在儿时记忆的场景中。人的记忆是深刻的,同时也是模糊的,深刻是因为人有着怀旧情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老人逐渐走入历史,相关的集体记忆也会慢慢变得模糊。八烟聚落改造初显成效,被吸引而回归的返乡者对于仅剩耄耋老人的八烟聚落而言是注入的新生力量,未来八烟聚落会有更多良好期许。

仓廪实而知礼节,乡村的复兴要以农耕文化为根基,但当地乡民的生计也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乡村产业能够满足乡民的现实需求,乡村聚落才能得以永续发展。设计介入后除了农产品行销收入大幅提高外,八烟聚落的生态、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由于台湾岛的特殊地理特征,台湾的梯田景观并不多,仅八烟聚落的梯田面积相对较大,悠久的农耕传统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文景观,设计介入将其成功地转译出来能够吸引更多的群体来到八烟聚落。台湾林务局最早策划的“八烟聚落水梯田生态复旧与产业复苏研究计划”主要针对生态和产业复苏两方面,但产业复苏并不意味着就要将八烟聚落改造成能够招揽游客的农家乐聚集地,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设计转译出来的对象吸引大家前来体验,所以外来人员的体验活动是农耕文化转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来体验者对空间剧本营造出来的集体记忆的响应也是判断体验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依

据。八烟聚落所采取的体验方式主要是农耕生产方面的活动体验,面向人群多为儿童、少年,通过食农教育、实地的深度实操体验来感受八烟聚落的农耕文化。在具体的策划设计中,充分考虑当地乡民的能动性,强调乡民与外来群体的互动关系,实现耆老贡献经验、年轻提供智力策划、儿童受教的三赢局面。让当地年长有经验的乡民提供帮助,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还能够让老人更多地参与到社交当中发挥所长,这样一来也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

5 结语

台湾八烟聚落作为一个非常小的没落村庄,设计介入时并未采取常规的硬景观改造方式,而是由集体记忆理论引导,挖掘能够凸显当地文化特色、生态价值的对象,秉承重人文、重环境的设计态度将其转译为相关群体所能感知并作出积极响应的产物,这些产物可以是景观、农业产品亦或是策划的各种活动,以促进生态保育、产业更新。在此基础上八烟聚落基于当地文化生态价值的精准判断,对产业进行升级,并通过设计提升产品质量与文化价值,为提高乡民的收入和有效传达农耕文化方面提供助力,最终实现了乡村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乡村振兴社会背景下的乡村设计不应局限于常规的整体区域规划、景观升级改造等方面,随着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概念的提出,需要重新考量乡村的真正价值。乡村不仅仅只有看得见的产业价值,还有文化、生活、生态等其他方面的价值,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审慎的态度选择合适的设计方式精准介入是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问题^[8]。习总书记提出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我们描述了理想中的乡村生活,也传达出“那一抹乡愁”正是设计介入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1]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2:15-36. (下转第108页)

学专业人才爱岗敬业、精诚合作、和谐共赢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 [1] 何其生. 制度缺失下的竞争性博弈——高校法学人才流动与流失[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6(4): 162.
-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5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J].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6(6): 6-7.
- [3] 宋永华, 朱晓芸. 强化高校青年人才引进与培育大格局[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21): 55.
- [4] 吴松强. 高校法学教育与律师教育发展的契合性研究[J]. 法学教育研究, 2017, 19(4): 318.
- [5] 高福安, 蔡娟娟, 侯隽. 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战略[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5): 130.
- [6] 教育部. 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EB/OL]. (2018-06-21). http://education.news.cn/2018-06/21/c_129898414.htm.
- (责任编辑: 李秀荣)
-
- (上接第 101 页)
- [2] 翁安雄. 传说、历史与集体记忆: 文化史的侧写——从澎湖七美故事及地名谈起[J]. 台湾风物, 1999(3): 95-125.
- [3]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85-86.
- [4]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4): 60-66.
- [5] 孙峰. 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哈布瓦赫与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的比较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72-74.
- [6] 温采婕. 从集体记忆看北投公园文化地景的变迁[J]. 北市教大社教学报, 2012(11): 56-58.
- [7] 纳日碧力戈. 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J]. 思想战线, 2000, 26(2): 60-64.
- [8] 方晓风. 设计介入乡村建设的伦理思考[J]. 装饰, 2018(4): 15-16.
- (责任编辑: 李秀荣)